

1. 就歷史寫作會蘊含當代角度和寫作者個人想法而言，請申論歷史發展或歷史寫作與時代互動的議題。請舉具體實例討論，例如具體的歷史作品或歷史學家。(25%)
2. 請用具體實例討論，考古、物質和視覺史料，或廣義歸類為非文字史料，近來如何衝擊傳統文字史料的閱讀及解釋歷史的方法。(25%)
3. 以下是晚近兩位學者對史學的看法：(25%)

‘Responding to the call for a public future demands some rethinking the way we look at the past... But answering the call for a public future also means writing and talking about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in public, in such a way that ideas can be easily shared. We believe that this dedication to the public heralds three new trends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first, a need for new narratives capable of being read, understood, and engaged by non-experts; second, an emphasis on visualisation and digital tools; and third, a fusion between the big and the small, the “micro” and the “macro”, that harnesses the best of archival work on the one hand and big picture work about issues of common concern on the other.’

(Jo Gouldi & David Armitage, *The History Manifesto*, 2014, pp. 117-118)

作為一位修習過「史學導論」課程或者具備同等入門學力的歷史學徒，請仔細閱讀這段節錄的文字，然後根據你所受的文本閱讀訓練、現代史學發展知識、與你本人的史學理想，討論這段文字的可能意義，以及你個人同意與否的看法。

4. 為什麼要寫註解？註解的樣式有哪些？我們從註解中可以學到甚麼？試以下面兩段文字先具體個別說明，然後加以比較。(25%)

A 《資治通鑑(含胡三省注)》標點本卷七十魏紀二文帝黃初四年(223)，總頁2215。

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顯直入，頓首容謝。諫曰：「爲治有體，治重事，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爲子僞朝。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駝才再翻。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枕職在朝，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復扶文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周禮『辨九土之宜，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丙吉相漢宣帝，嘗出逢牛喘，豈關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前代有牛逐牛，牛喘吐舌。吉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據史謂丞相前後失問。吉曰：『民關相殺傷，畏安命，原免罪也。』方濟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未節，有所傷害。三公調和陰陽，職當要，是以問之。據史乃服，以吉知大體。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事見十三卷漢文帝元年。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分扶問，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顯卒，亮垂泣三日。」

B 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聯經出版社, 1997), 頁39-40。

第二章 志在剛死之間 · 39

比。所以，寅恪所承繼者乃一種健開明的「基調」——非守舊落後，乃是折衷調和。此一「基調」與五四以後之學風正屬異趣。寅恪評論當時的科學與文學論辯有云：「不通家法科學文學」；評中西文化論戰曰：「語無倫次中文西文」<sup>30</sup>。很多人以此爲戲言，但未嘗沒有嚴肅一面，未嘗沒有諷諫的意思。

陳寅恪欣賞張之洞體用之說，亦有其故。張氏的中體西用說常成嘲笑對象，論者以爲牛體不能作爲馬用<sup>31</sup>。其實中體西用說，明季西洋巧技入華已開始萌芽。光緒初年持此說者已不少；甲午以後，更加風行，無非表現本土學者對外來新文化挑戰的反應，從分辨中西文化，反省中國文化，到適當處置西方文化<sup>32</sup>。就此而言，中體西用即爲處置之法，以中學爲體，以西學爲用。體是「道」、是「本」、是「主」、是「內」；而用是「器」、是「末」、是「輔」、是「外」。可見體用之說不僅不排外，而且明言接納外來文化之道；所謂接納外來文化，並非拋棄本土文化，亦非喧賓奪主。可見中體西用乃「堅持傳統文化」和「全盤西化」以外之第三途徑，寅恪顯然是贊成此一途徑者。

嚴復諷諫體用說猶如馬體牛用，因其僅就體用作最狹義的字面解釋。嚴氏亦反對全盤西化，並不欲西方文化「喧賓奪主」，亦不欲見頑固派的把持。然則，就「基調」而言，嚴復也可說是中體西用論者<sup>33</sup>。

30 當然，此聯原是開羅家偷笑而寫的，上聯嵌「家」字，下聯嵌「倫」字，引自陳哲三，《陳寅恪先生軼事及其著作》，載《談陳寅恪》，頁97。

31 此嚴復所用之譬，曰：「體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體，則有負重之用；有馬之體，則有致遠之用。未聞以牛爲體以馬爲用者也」，見嚴復，《與外交報主人論教育書》，載《嚴幾道文鈔》，頁241。

32 李開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頁51-100。

33 嚴復自謂：「以其所得於彼(西方)者，反以證諸吾古人之所傳」，引